

孤艦創敵記

憶雅龍艦

鯪門島海戰大捷



即使距今已六十四年，往事仍歷歷在目。當年我身為雅龍艦信號下士，參與了名震中外的鯪門島以一抵十海戰，謹就個人記憶所及，略敘如下。

▲王兆銘當選海軍戰鬥英雄時的戎裝照。(圖／王兆銘)



通知隨行的機帆船一同改道，梁天介幾經思考，決定繼續趁夜色徐行，讓敵誤判我艦為一般船隻。當雅龍艦慢慢接近與敵艦相距僅數千碼、雙方可用艦砲互轟的位置時，太康旗艦再發急電，命我艦必要時可迅速返航，但梁艦長仍不為所動，此時雅龍艦上人員繃緊神經，終於在十七日凌晨一時四十分許，駛進高島與鯪門島間的海灣。此時雷達幕上清楚可見雅龍艦四周敵艦多達九艘。

機帆船拖著舢舨接近山洞進行營救，雅龍艦仍慢慢在附近巡戈戒護。其中一艘敵艦發現雅龍艦行跡可疑，打燈號以求辨識，梁艦長命令我以長短不分的摩斯碼敷衍回應，沒多久敵艦就向我艦開砲。

發砲射擊，但數十發砲彈無一命中，我艦不還擊，仍維持慢速航行；另一艘敵艦也駛近我艦欲一窺究竟，距離近到差點撞上，敵艦士兵還大聲驚呼「同志！同志！小心碰撞！」所幸雙方最後避開，但當時彼此的砲口、槍管都相互瞄準著，戰鬥一觸即發，雅龍艦依然出奇的冷靜。

不覺已凌晨四時許，機帆船以無線電告知，待援情報人員已脫險並全數安抵舟山島。梁艦長聞訊後為之振奮，激起壓抑許久的戰鬥欲望，命令雅龍艦調轉船頭，瞄準距離最近的二艘敵艦開火，對方因猝不及防受到重創。雅龍艦接著右轉駛近另一艘敵艦，命令三吋砲神射手陳志新瞄準敵艦單獨射擊，一發中的，敵艦受創冒煙在海面上打轉，此時天色微熹，敵我分明，海面上所有敵艦都加入戰局向我艦開砲。

雅龍艦在旗艦再三電令催促下以高速返航，不料有兩艘敵艦高速尾隨而來，艦長調整艦艏再令陳志新瞄準射擊，又是彈無虛發，其中一艘敵艦中彈後立即爆炸冒出火焰。這時，昨晚泊於東磯島旁的大型敵艦趕來，以艦上巨砲向我開火，我艦不再戀戰，以最高速返航大陳，向太康旗艦報到。

艦長梁天介率孤艦以一抵十，達成救人任務後，再擊沈敵艦一艘，重創二艘，我艦則無損返航，此役不但提振臺灣的民心士氣，名震中外，艦長也因英勇機智榮獲青天白日勳章，全艦官兵皆為戰鬥英雄。凱旋之日，官兵乘吉普車遊行鬧市，受到臺北各界熱情歡迎，此情此景，終身難忘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兆銘，政戰學校（今為國防大學政戰學院）四十七年班畢業，海軍總司令部（今為海軍司令部）政二處文宣科前上校科長。

▲在鯪門島海戰中以一擋十的雅龍艦。(圖／王兆銘)

箭瑛大橋旁懷父



▲作者張立何（中）與母親（左）、胞妹（右）於父親張箭前逝世四十周年紀念日在銅像前合影。(圖／張立何)

民國六十六年黨納颶風來襲，花蓮溪滾滾溪水沖毀便橋，山興國小五位教師為了學童課業，冒險涉水渡河到校教書，老師張箭、鄧玉瑛不幸遭大水沖走因公殉職。後來時任行政院長的經國先生指示在當地興建「箭瑛大橋」，並在橋頭的山坡上設立兩位老師的銅像供後人紀念憑吊。我站在銅像前凝望著父親張箭當年的英容，心中無限感慨。

爸爸是一位小學教員，也是一位曾在抗戰中出生入死保家衛國的老兵。抗戰勝利後軍隊復員歸鄉，士兵返鄉後找工作相當困難，共產黨乘機擴大叛亂；父親的部隊復員在即，他請假回家探親，到了南京下關，剛要登上江輪返回皖中老家時，遇上一位操家鄉口音的老者，父親高興地向他探問家鄉情形，老人家以感慨的口吻對父親說：「現在老家變了，你家是不是地主呀？是就更不要回去了。要保命的，還是隨部隊走吧！」爸爸聽了老人家的話，回到原單位，後隨軍來臺。

身為土官長的父親，每逢年節都會遙想老家的親人，卻也不知道何時能重返故里。民國五十年初，父親因病住院，一年後申請退伍，離開部隊後與幾位朋友在萬華開了間腳踏車店，但經營不善倒閉；父親用所剩的積蓄到小學開了福利社，校長見他為人老實、肯上進，又讀過幾年書，鼓勵他再進修，後來父親很幸運的考上了花蓮師訓班。

我喜歡聽他講老家的故事，雖然那裡是我從沒見過的家，但也是我的故土。

創業甘苦談 走過烽火的文化人

▲彭正雄（中）和太太（右）及女兒（左）是人生與事業的夥伴。(記者林建榮／攝影)



課，但我考量到書局營運可能受影響而作罷。但苦幹實幹累積的經驗，對日後創業起了很大效益，因為業務內容廣泛，舉凡編輯、校對、印刷、會計、發行等十八般武藝樣樣接觸，甚至我選「進駐」曾國藩嫡系曾孫、國策顧問曾約農府上數個月，專事整理數十箱的「湘鄉曾氏文獻」，因而發現遺失近百年的曾文正（國藩）日記中，所欠缺的兩日日記，名曰《縣縣穆穆室日記》層層疊疊裹包裹著。在我接觸這些歷代經典時，一股傳承大中華文化的使命感油然而生。

民國六十年臺灣退出聯合國，社會瀰漫著不安，我將危機視為轉機，從書局離職，並創立「文史哲出版社」。我的創業目標是出版中國歷代文史哲經典，相較國際政治情勢瞬息萬變，大中華文化的傳承與宣揚才是永久的，這正是我的使命所在。

因為出版文史哲相關學術書籍，我必須常到「中央圖書館」（今為國家圖書館）研讀古籍，也常向相關學者請益，我不分書籍製作的難易，只要對文化傳承有幫助，不計盈虧全盤接收，憑著這股傻勁和勤勞工作，與對著作出版品的完美要求，完成每一本書的出版發行。

隨著數位時代來臨，我從十五年前起自學電腦，現在產品的電腦排版，我也不假手他人，又能省下一筆支出。不過一個人有時還是忙不過來，我的創業左右手是太太和女兒，她們和我一起度過創業低潮，很幸福的是，她們仍是我現在最好的「夥伴」！

民國六十八年我們出版了《應用文》一書，光是第一年就超過一萬本銷量，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，這本代表作歷經三十年而不衰，估計銷量已破百萬冊。開始有了暢銷書後，我慢慢建立一套「暢銷書來賓銷量小的長銷書（即學術、專業書籍）」的經營模式，目前出版近三千種各式文史哲書籍，除獲利穩定成長，更重要的是我以此有的餘力，繼續大步向自己的創業初衷「傳承中華文化精髓、推進兩岸出版交流」的使命持續前進，望盡已綿薄之力，做出對社會國家有貢獻的事。

【作者速寫】彭正雄，民國二十八年生，「文史哲出版社」發行人。(文／陳魏彬採訪整理)

因為歷史的巧合，讓我成為榮民的一份子，這個機緣來自於繼「八一三」之後，另一場關係國家安全的臺灣海戰。

民國四十九年我以臺籍充員兵身分，於新竹第二步兵訓練中心受訓後，又於臺南「三分子」接受砲兵訓練中心第二梯次專業訓練八周後，分發小金門服役，在第三十三師的砲兵連擔任下士計算士，剛到一個多月就遇上「六一七、六一九砲戰」。

適逢美國總統艾森豪訪臺，六月十七日晚間，共軍開始砲擊，砲彈大多落到小金門南邊海灘或海面，示威但不傷人意圖明顯。隔天我利用望遠鏡觀察時，發現共軍火砲在海灘一字排開的異狀，當時我判斷應是一方面展示武力，一方面更動射擊目標，臨

時移動砲位。六月十九日上午共軍再次砲擊，這次本單位奉令以一〇五公厘榴彈砲還擊於廈門海灘，表示對共軍「禮尚往來」。後來我查閱相關歷史資料，得知當時除小金門之外，大金門等前線也曾動用各型火砲積極反擊（當時重砲不多）。

我因為參與此一重大戰役，在民國一〇五年時依法取得榮民身分；但也因此造成聽力受損等後遺症，留下保家衛國的光榮印記。

服役期間，我為省下每個月四十元的新水，動了一下腦筋。例如當地一碗麵約五元，偶爾想打牙祭，也捨不得花費；而我發現一整包麵條僅約三元，因此建議同袍五、六位買來自炊，配上豬肉罐頭和自種青蔬，一大鍋吃得大夥不亦樂乎，所需費用輪流出也划算許多。諸如此類的小技巧以及購買「同袍儲蓄券」的中獎金，讓我退伍時竟存下八百多元，由於在軍中養成的勤儉習慣，也在日後創業過程中發揮很大的效用。

退伍後不久，我就到學生書局上班，那時可是沒有怨言的「朝九晚九」；工作了一段時間，老闆曾給我進修取得大學學歷的機會，而且只須晚間上